

读李彦的非虚构作品《不远万里》，促使我思考历史的价值问题。面对过去，很多读者会怀旧，犹如不经意间看到了一张老照片，岁月的风尘，在内心飘来荡去，真正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但被过往的历史风尘激荡起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每个人的情况肯定有所不同。我首先想到的是上世纪80年代，李彦漂洋过海，来到大洋彼岸的加拿大时，内心会是怎样的感受。“白求恩”的名字，一定是她敲开这个陌生国度的第一个历史记忆。因为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让白求恩的名字至今都牢牢扎根于成千上万的中国百姓的记忆。但对于白求恩的前世今生，估计没有多少人深入了解。在李彦初到加拿大时，中国读者视野中，最权威的作品，应该是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段》。周而复的作品所涉内容，主要是1930年代白求恩到中国抗日根据地之后，那些可歌可泣的平凡而伟大的事迹。但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原有的历史人物，连同那些感人的故事，都在历史的重写和重构中淡出了公众的视线，白求恩也不例外。但记忆是一头蛰伏的怪兽，不经意间它会不知不觉地从内心深处猛跃起来，唤醒所有那些看似消失已久，或被长久淡忘的东西。李彦在加拿大遭遇白求恩，不只是因为加拿大是白求恩的故乡，更在于身处异国

他乡的李彦对于故国的文化记忆。可以说，对白求恩的感情，体现了李彦对于故国文化记忆中最深沉也最宽广的部分。

一个人对历史的态度，或许就是他/她人生现实的某种写照。历史并不完美，人生的记忆也并不完美。所以，在面对历史生活中那个外科大夫白求恩时，她一定有过某种不确定的迟疑。她不知道这个当年的外科大夫，在加拿大的早年经历会不会颠覆中国人心目中那么光辉的形象。的确，历史篇章不是神圣的诗篇，每一页不可能都像诗一样精彩。白求恩早年的生活，随着李彦调查、访问的深入，慢慢浮现出来。他与父亲的关系、他个人的事业成就、他与多位女性的关系，以及他决定来中国的经过，这些扎实的材料搜集工作让我们感知到来中国之前的白求恩的方方面面。似乎他与很多那个时代加拿大的左翼知识分子没有特别的不同，所不同的是白求恩后来到了中国，而且是来到了最艰苦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前线。由此，白求恩浴火重生，彻底改变，

万里之外，今夕相通

——读李彦非虚构作品《不远万里》

■杨扬



《不远万里》

李彦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由一个原本可能被历史淹没的普通人，成为中国人眼中的大英雄。

我读李彦的这部作品时，常常被感动，被那些历史细节猛烈地撞击。譬如书中写到太行山区八路军与日寇浴血奋战，不少战士截肢输血，那些血液就保存在洗干净的酒瓶里，因为需求量大，这些装满鲜血的酒瓶就放在溪沟里，靠溪水的低温来保存。

这种精神升华和蜕变的重要契机，是因为他参加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他在那些最平凡的中国人身上，感受到沉默的力量，他愿意帮助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他相信不管条件如何艰苦，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白求恩在投身于中国的抗战事业中，获得了精神升华，也因此感受到自己的事业成就，他全身心投入，根本不考虑个人得失和生命安危。这种无私忘我的境界，当之无愧是高尚的、纯粹的，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因为有这样的价值关怀，历史的碎片并不因为男男女女、恩恩爱爱而陷于庸常，反倒是像大地一样，拥有了一种朴实的滋养万物的力量。白求恩就是从这样平凡的大地上走来的英雄。

我欣赏李彦的写作姿态和观察历史的视角，尤其是她经历了数十年海外生活之后，依然保留的赤子之心。在我接触到的一些海外华文作品中，较多的是个人生存和事业发展的视角，这或许是最日常的生活常态，也是海外生活最先触及的部分。但李彦的写作有一种超越和提升。她让很多读者看到，在物质生存之外，人的精神成长和英雄品格的形成，依然是文学表达的一个重要层面。“白求恩”的名字在文学意义上，是一种精神品质的象征，它让我们记住平凡的人生中还有那么精彩的东西，值得回味和追求。

容纳世界的无限意识

——李少君诗集《海天集》读记

■谢君

世界与吾心，对于诗人来说是没有边界的。在这里，不得不语及李少君开发的一个反常的句式“我是有某某的人”。这个句式他反复使用，别出心裁，具有令人诧异的转喻之意。或将外视点描绘转为心灵的内视点。如在《我是有故乡的人》一诗中，父亲、少年、东台山与涟水河都可以成为与我同一的视角，从而统摄故乡的过去和现在、人生和时代，将具有历史感的存在纳入我心，笔墨之重，颇具沧桑之感。或借之实现与时代的同化，将庞杂的历史言说化为清晰简约的个人言说。如在《我是有大海的人》一诗中即是如此，诗人将海南特区的整个历史进程内化为“我”的叙述，我即海南，海南即我，使历史叙述完全隐匿于个人化的叙述之中。又或将内心的哲思投影于一个客观事物。如在《我是有背景的人》一诗中，诗人以虚幻的云雾为心境之物。

我是有背景的人

我们是从云雾深处走出来的人
三三两两，影影绰绰
沿着溪水击打卵石一路哗哗奔流的方向
我们走下青山，走入烟火红尘
我们从此成为了云雾派遣的特使
云雾成为了我们的背景
在都市生活也永远处于恍惚和迷茫之中
唯拥有虚幻的想象力和时隐时现的诗意

就像塞尚抛弃事物与景色的真实一样，这首诗歌的叙述全在隐约之中。如果直观呈现，沿着溪沟下山，从云雾深处走出来，回到都市生活之中，这一生活场景将予以客观的富于诗意的描写，也就是提供空间意象和人物形象，标示清楚的景物，表明关联人物。但是，一切潜隐不露。因为这首诗歌的侧重，不在观察呈现，而在隐喻：

我们从此成为了云雾派遣的特使
云雾成为了我们的背景

在这首诗中，云雾才是诗人心灵聚焦之物，这个意象成了自我与世界之间一件新奇的薄纱。即使回归了城市，云雾依然在场，只是这时候它已不再是客观之物，而是感应之物。它叠加在我们记忆之上，散布在生活之中。说实话，云雾的意象在当代诗歌中俯仰皆是，可是像这样给人以陌生化效果的，还真没读到过。

在都市生活也永远处于恍惚和迷茫之中

唯拥有虚幻的想象力和时隐时现的诗意

诗句的进展使云雾进而与生存意识共存，与生命的本质同化，甚至成了生命中最独一无二的超然意识，照亮我们存在的深度。

如果说李少君的诗歌《抒怀》的世界观是处世宁静的话，那么在《我是有背景的人》中，他注入的生命体验意识是超越。他以云雾为意象，在哲思上传达了虚空而无限的古典情怀，传达了历史的在场。从

这样的角度，不难理解诗人所谓的“背景”，乃是历史的范式，积淀于我们内心的人文精神与独立人格。

换言之，在传统的烛照下，无限与超越，也是诗人对自己在艺术法则创新上提出的一个信条。纵观写作之路，每个人都在乘筏，舍筏，登岸，经历反复的过程。美国诗人庞德的写作座右铭是：日日新。路漫漫其修远兮，超越，对于技艺孜孜以求的李少君而言，自是不言而喻。特别在诗歌容纳世界的意识上，他曾经这样说：“有清晰的自我判断和历史意识，是优秀诗人的重要禀赋。”显然，诗人已经知觉到今天写作的一个困境：历史与时代这样的视野在诗人眼中隐匿或者说忽略了。一味地将博大的沉思抹除，诗歌愈来愈矮化，甚至残废，同样是陷入了另一个窠臼。

世界的格局无穷，事实上，诗人可以写作任何东西，只要有高度的时代感、高度的生命觉察力。

谈论史诗，我知道，不少人有着针锋相对的观念，以为乱弹调子，或觉得很笨。其实，诗歌写作本身就是笨事，但这“笨”也许正是诗的伟大奇妙之一。换言之，诗歌从来就不会仅仅是精致的轻体诗，或者小喜剧的段子诗，它从来就是一个民族最细微也最壮阔的生存经验与精神感受。在文化传统上，中国诗歌史诗的实践从未停止，杜甫、元稹、白居易、吴伟业这样的名单可以拉得很长。在国外，不论是诗人沃尔科特、曼德尔斯塔姆、布罗



《海天集》
李少君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茨基，还是小说家品钦、多克托罗、波拉尼奥，这个名单也可以无限延长。因而，宏大与个人化叙述从来就不矛盾，诗歌可以也应该具有它历史意识的宽广领土，好的诗人也应该是那些容纳无限世界、拥有无限意识的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诗的创造力永无止境。如同我们不可能人人登陆月球，但照样可以写一首登陆月球的诗；如同荒漠渺不可知，但它对人类的心灵并非没有吸引力。

不言自明，海与天也罢，荒漠也罢，它们都具有不可测量的空间形态，即使身处寂静、孤独的荒漠中央，也不失奇迹的存在，这是诗人容纳世界的博大意识。世界无限，时代与历史的存在也是如此，它在我们心中存在，等待着我们的想象力加以支配，等待着我们用语言重建世界，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匆匆走过。正如李少君在诗篇《荒漠上的奇迹》中所隐喻的：

荒漠上还有一些奇迹
是你，一个偶尔路过的人创造的……

在这首诗里，如果细读的话，我们可以读出哲学，读出历史，读出预言，读出一个诗人对于未来的期待。